東廳須問

續 三

共十九

金長生從享

初 肅宗時宋時烈疏末段曰故文元公臣金長生得
程朱之學於文成公李珥既盡受其說驗之心而體於身
然後慨然於朱子所恨者晚年寄意於禮書黃勉齋之書
通解續者尚有可憾而不無更商量者故也其所纂喪禮備要
家禮輯覽疑禮問解禮記記疑等書毫分縷析置水不漏
使國朝典章私家禮喪皆有所折衷而一主於程朱之說
雖趨向異塗之家無不遵用其功可謂盛矣夫以鄭衆杜
子春只以註釋周禮之文而尚且與於聖廡之享況文元
公是東方禮家之大成鄭澔歲章尚聞有謂臣者曰以文
元公之有功斯文擬祀之論尚此寂然此豈可已者鄭臣
益之曰此論雖出於公心必須舉國同辭可以[illegible]世不惑

金長生從享

初 肅宗辛酉宋時烈疏末段曰故文元公臣金長生得程朱之學於文成公李珥既盡受其說驗之心而體於身然後慨然於朱子所恨者晩年專意於禮書盖勉齋之書通解續書尚有可憾而不無更商量者故也其所纂喪禮備要家禮集覽疑禮問解禮記記疑等書毫分縷析置水不漏使國朝典章私家經變皆有所折衷而一主於程朱之說雖趍向異塗之家無不遵用其功可謂盛矣夫以鄭衆杜子春只以註釋周禮之文而尚且與於聖廡之享況文元公是東方禮家之大成耶須歲章甫間有謂臣者曰以文元公之有功斯文從祀之論尚此寂然此豈可已者耶臣止之曰此論雖出於公心必須擧國同辭可以百世不惑

無且兩賢之請尚未了當亦須有次第其論遂止今者兩
賢從祀既已蒙允伏乞 聖明并賜財察焉 大臣收議
皆言姑俟後日士論之僉同熟講而定似為未晚 傳旨詳在牛栗
從享時宋時烈原疏下

辛巳春 二十七年 全羅道進士崔雲翼等 九十人 疏畧曰本朝
爰舉五賢之從祀 聖上繼有兩賢之服食國家有光斯
文無憾苟有繼兩賢而作者表章從享之舉宜不容或闕
而有若先正臣文元公金長生實其人也士論之請自辛
酉而至于今日起八路而達乎館學而前後聖批每示慎
重之意稱以賢則曰已知道德論多士則曰退修學業由
是積誠有待泯默至今矣臣等竊聞金長生遺集已登
乙覽至命刊布其於金長生道學淺深固已洞然而無疑

矣金長生實師李珥得其嫡傳以言乎禀賦則敦厚和粹之質不待矯揉嚴正確實之資自然近道以言乎學問則以居敬窮理爲要以反躬力行爲主本原澄明而無滓義理條暢而不凝雖其抱負之未究厥施故專事訓誨以淑諸人及門之徒皆有成就兩湖之間尤被薰炙在家庭則有孔門之伯魚傳衣鉢則有近年之晦菴纂成喪禮備要家禮輯覽疑禮問解等書羽翼聖經裨補世教崇報之典尚今寥寥云云

禮曹啓曰金長生早得師傳之訣道學醇正發揮天秩之敘經變得中爲世儒宗有補風教之功之德宜有崇報之典則多士之請實出一國共公之論而莫重聖廟服享之舉有非臣曹所可輕斷詢問于諸大臣及在外儒臣而稟處何如

左相李世白議臣伏見先正臣宋時烈之䟽有曰云云其
時諸大臣獻議雖有詳畧之不同而要皆不出於宋時烈
之䟽意而其欲審量而愼處之者亦所以重其事體也近
来一種醜正之徒相繼而起公肆詆辱并及於已祀之兩
賢臣此誠世道之大變不可不痛加斥絶以彰 聖明尊
賢衛道之誠而至於茲事必須折衷於先正諸大臣之言
愽詢熟講而行之 右相申琓議道德高明之教旣出於
先朝從祀聖廟之議又始於先正則至於今日誰敢異
辭 此外畧同左相 判樞尹趾善徐文重判敦寧崔錫鼎病不獻
議因書啓更爲問議尹趾善議論後賢之道學配 先聖之
廟廡實是莫重莫大之典我朝三百年来僅再有之而五
賢從祀之請至百年而始許兩賢從祀之舉亦過五十年

以後乃行則 列聖之特難靳惜者夫豈有歉於尊賢重道而然哉蓋所以重斯文也重典禮也前日故相臣金壽恒獻議中事體尤重姑俟後日云者蓋亦此意也○徐文重杜門席藁惟俟邦憲不敢獻議云○崔錫鼎議文元公金長生資質渾厚學問篤實且有纂輯禮書之功允爲一代之所尊仰而至於聖廡腏享容或未可輕議者夫以楊羅李三賢結程門之統黃榦接朱門之緖而俱未得與列於從祀中朝諸人累以爲言而事久未行弘治中始許楊時陞配我國則幷皆未遑然則從祀盛典不專以淵源門路之正爲斷蓋可見矣金長生學門造詣之淺深有非末學所敢知而宋朝諸賢之事旣如彼則今於近世佼賢其何可率爾行之致有未盡之悔耶○領敦寧尹趾完議金

長生之造詣淺深道德高下固非如臣謏聞寡識所敢容
喙而文廟從祀之典至重至大必待舉國力請多歷年所
而後方可定其當否其在慎重之道似難倅然輕議○領
中樞南九萬議遐留江外方俟嚴誅不敢獻議○行判樞
柳尚運病不收議○左參贊尹拯議庸陋衰朽終不當位
臣之名國家祀典實非微分蒙見所敢妄論○行司果權
尚夏議臣師所見足以知德而汚不至阿其所好愚臣今
日之義惟當謹誦師說○曰 上教南九萬更議國朝諸
賢從祀有二度而必待中外士林大小朝臣交謂迭請歷
累朝積年所然後乃行伏聞諸大臣皆以難慎為對云似
難容易舉行○柳尚運更議先正首發之論有俟其無異
說然後財度古義而行之之語諸臣獻議亦皆以姑俟後

日爲辭此豈非百世而族之意耶今去其時二十年間人物日下未聞有知德者出可以仰贊我 聖朝崇儒重道之盛意而乃曰一方之請遽議莫大之禮揆以朝家事體恐非慎重之道○尹拯更議實如前日所陳云云 傳曰從祀禮重似難容易今予靳許匪曰不念惟其慎重故不得不如此徐待後日

答洪爲翰等疏曰欲採群議者蓋出於慎重

○忠清道進士李壽鵠（再思堂黿從玄孫西溪李校理德亂之孫）等疏畧曰臣等竊聞湖伎崔雲翼等投進一疏請以故參判臣金長生從享文廟 殿下曾不留難乃有該曹議處之命不料 聖明之世復有此斯文之變也 殿下以金長生爲何如人哉本以凡姿生長大家假托禮說因竊虛譽歲考平生

元無研窮性理之學文辭上亦甚短拙其所謂平生事業只有兩件冊子喪禮備要一卷疑禮問解四卷備要則專據朱子家禮中喪祭二門畧添頓頭之目而本非自家所而其自序曰吾友申義慶編爲一書名曰喪禮備要而長生強爲添刪而已問解則歷擧四禮中瑣瑣節次及物物名之疑而其徒問焉其師答焉輒曰儀禮可考程朱說可考家禮可考通典可考含糊朦朧無發明剖析之語或有出意見論說而亦多取識於人長生而知禮孰不知禮抑有一說焉先輩長者有言李珥之大疵累在於理氣一物之說而反背朱子侵攻李滉長生又襲珥說誣斥賢師與叔孫之毁孔子古今一轍以如此之人而建書院誠亦僭矣又欲從享於聖廟并列於五賢天下寧有是耶本朝道統

鄭夢周傳於吉再吉再傳於金叔滋金叔滋傳於金宗直
金宗直傳於趙光祖其中從享者僅二賢而三子高明之
學繼開之功尚不能與於配食之列則謂長生能之乎雖
其黨與之中尚知聖廟之不可汚太半退步斯擧之大咈
公議可見矣廟門一闢邪逕難防不知來頭又有何等所
謂儒賢君子不及長生而疵過珥渾者將欲闖然而入乎
噫數間夫子之廟自此而殆無隙地矣
故院啓曰李喜鼎等不有公議肆然誣毁以爲眩惑 天
聽之計已極無嚴而至於四賢從祀國論大定典禮已擧
則雖平日醜正之徒宜不敢更爲疵議而今因金長生從
享之議並擧而誣詆之其無忌憚尤極痛惋 傳曰此輩
之肆然投疏侵侮先正已極無嚴並擧兩賢恣意醜詆尤

極痛駭疏頭李喜祿定配此疏還出給
院啓承旨朴明義左袒邪說肆然投疏用意叵測初以舉
措輕遽全無愼重之意侵攻 聖躬又以尊聖廟開壁衛
斯文擁盾之說伸救喜祿一則曰千里虛還氣像愁慘一
則曰甜一世而蟄多士云云請削奪官爵依允
○舘學儒生黃夏弼等三疏申請金長生從享不允
○朴大復等疏申請不允
○申錫華等疏答曰爾等辨明寔出尊賢之誠予用嘉尚
○壬午三月京畿進士金有萬等疏申請答曰昨年收議
之批豈不知道德而然哉蓋出於愼重之意也三疏不允
七月慶尚道儒生金克和等三疏申請不允
十月舘學儒生尹鳳朝等三疏申請答曰姑待後日不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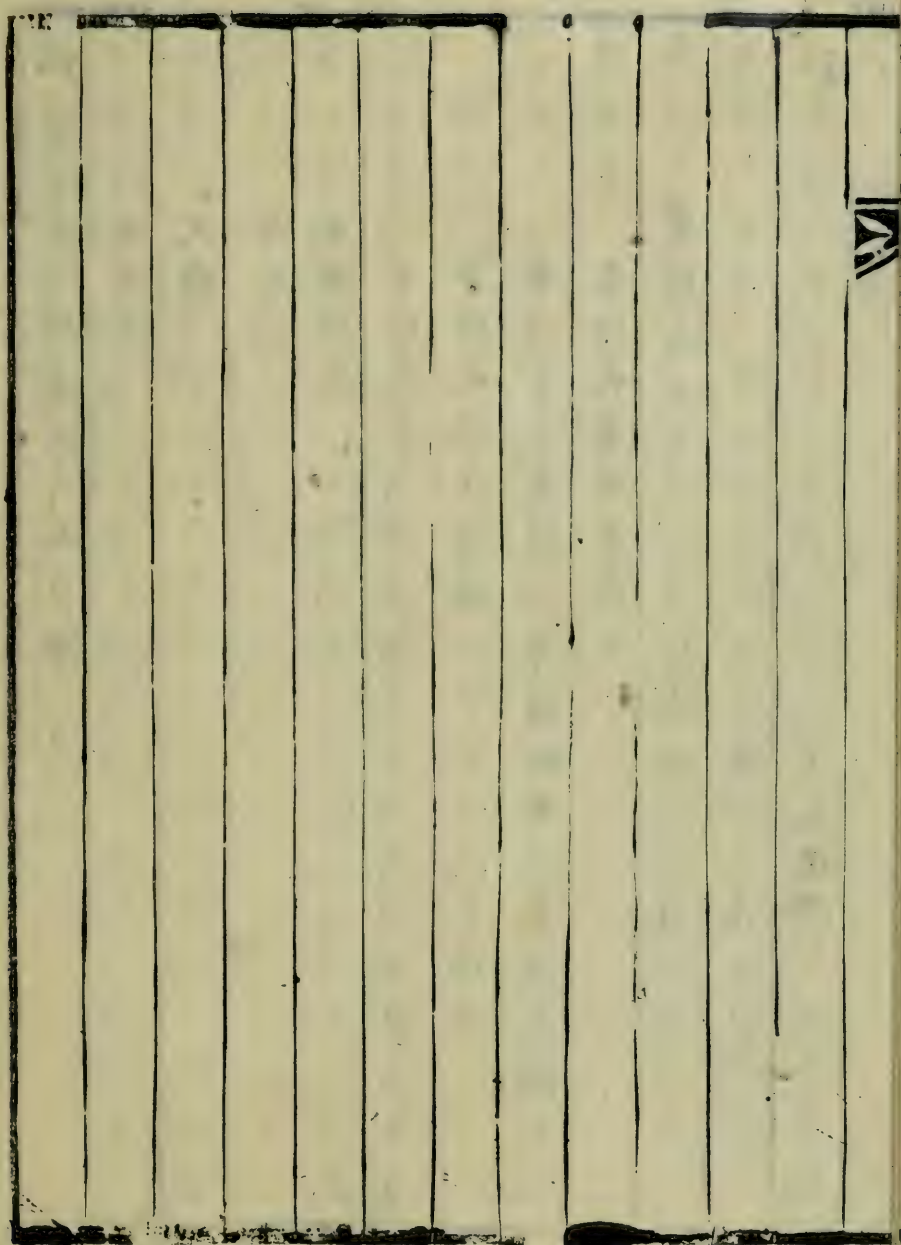
爲愼重之道也
丁酉四十三年夏五月始得請從祀
英宗三十二年丙宋從享
四十年朴世采從享
正宗丁巳金𠍱厚從享

崇節祠

崇節祠在泮水東

肅宗癸亥敎曰予嘗喜讀韓文中佛骨表因見何蕃傳又見宋之陳東歐陽澈事蹟千載之下不覺使人起敬也已國家所以廪養士子者豈徒使之作文干祿哉予欲以此三人別立小祠於成均之傍使今日諸生有所觀感而已古今可祀者同祀之似好令議于大臣儒臣原任金壽興以爲何蕃等皆太學生則同祀之人亦當就太學生中成就表著如三人者然後可無愧於同堂合享晉董養之風節可以同祀 上命依議施行 寶鑑 金壽恒等以爲雜糅其制終不無時詘擧贏之患請姑俟秋成從之

○景宗朝館學儒生李箕重等疏畧曰伏見 先大王誌
文有何蕃等立祠之語而尚未舉行有其名而無其實
先大王尚節義激士氣之至意將歸於湮沒請速行之
上許之
○英宗元年崇節祠成享以董養何蕃陳東歐陽徹
初以本朝尹志述并享越二年丁未八月撤去
○庚辰七月 上幸太學歷臨崇節祠以御筆書流芳我
東四字揭于祠仍教曰設或有直節愈於四賢者决不添
配
(補)嘗有一儒生請故進士尹志述追配四賢祠上進之前
而誨之曰景廟在宥之時汝敢為此乎如其不敢敢為於
今日乎儒生謝罪

燃藜室記述別集卷之三目錄

燃藜室記述別集卷之三

祀典典故

文廟

太祖建邦設都立廟學 太宗重新學宮 永樂十七年己亥 躋郕曾沂思二公於配位陞子張於十哲命詞臣卞季良撰碑竪之 四佳集尊經閣記

○成均館養賢庫尊經閣典祀廳聖殿東西廡食堂 并詳成均館

○太宗十四年 上幸學謁聖謁聖之禮始此 列聖朝幸學謁聖未盡載錄

○太宗即位於松京命胄子就學 卞季良文廟碑 世宗三年世子入學以無大司成尹祥為侍士 世祖三年 世子入學以大提學崔恒為侍士 自此因以為例 中宗十七年 世子入

學 明宗十五年 順懷世子入學 仁祖三年 昭顯世子入學二十三年 世子入學 孝宗二年 世子入學 顯宗十年 世子入學 肅宗二十一年 世子入學 景宗二年 世弟入學自 顯廟朝以後入學例講小學至是以大學講焉 英宗三年 孝章世子入學十八年 莊獻世子入學三十七年 世孫入學

端宗八歲冊封 世孫十二歲即位而入學不載璿譜中

端宗癸酉 德宗入學而時未陞儲位

王子宗親亦有入學之禮以司成爲侍士載於五禮儀而今無此禮

○世宗將謁文廟禮判許稠曰臣謹稽古制唐用韡袍謁先聖雖不詳其制疑即今之絳紗袍也 上曰紗袍臨羣

臣之服豈可服此謁先聖乎我將服袞冕以謁 寶鑑

○文廟之額大成殿韓濩筆明倫堂額二一朱子筆一朱之舊筆

○成宗三年建典祀廳

○成宗二十三年始設櫃櫝於文廟位版

○燕山朝汚穢聖廟 入燕山記

○中宗元年命撤瑞蔥臺石砌等泮宮還奉位版

○賀正使尹孝孫還奏曰中朝之享先聖先師皆設饌卓而我國則席地而奠實違尊敬之意乞依皇朝制而行之廟從之始設饌卓 國朝典謨○洪貴達記曰李克增爲之

○宣祖甲戌夏校書著作趙憲以賀正官朝京東還上疏曰臣竊見嘉靖中改題文宣王之號爲至聖先師孔子之

位顏子以下俱改去爵名故廟額不曰大成殿曰先聖廟
臣謹按漢平帝時王莽聘其奸謬稱爲襃成宣尼公唐云
宗又謚爲宣王而顏子以下秩稱公侯伯其稱公稱王者
於夫子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一切悖亂而佯尊
聖人以欺天下曾謂責家臣之詐而易大夫之簀者其肯
安乎斯名乎況自稱皇帝以所以封其臣子者強加之尢
非所以尊聖人故嘉靖十年因大學士張孚敬之言一正
千載之誤而我朝襲前陋恐當議改者也（下段八啓聖廟）不報
時朝議亦有欲尊華制者李滉曰聖人之德雖不以封贈
而有所加損然尊以是號世代已久程朱大儒亦無異議
而一朝削去實所未安今此擧措何可輕議云云因而不
改

○宣廟甲戌夏命去松都國學先聖十哲塑像代以位版初高麗忠烈王九年癸卯閏五月國學學正金文鼎以先聖十哲塑像及文廟祭器還自有元蓋贊成事安裕建議置贍學錢又以餘財付文鼎購得以來叓達國學安以塑像東西廡七十子用位板忠宣王改國學為成均館至恭愍王十六年移文宣王塑像于崇文館文武百官冠帶侍衛終麗朝九十年中經紅賊亦免兵燹 太祖革命徙都漢陽其所謂成均館者府之人稱學堂焉廟貌如舊一從麗氏之制至是有言塑像似佛不合明宮之薦命收議易以位版埋塑像府之士子父老陳疏請止不從 柳川劄

在昔文廟之制中國塑像本國則用位版惟開城平壤二府之學安塑像亦元時自中國来者嘉靖丙戌詔天下毀

孔子及配享諸賢土像用栗木作板又以孔子大聖人也無其位而尊之以王號必不享矣遂去大聖文宣王之號題位板曰至聖先師孔子之位顏曾以下皆去爵號曰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亞聖孟子閔損以下曰先賢左丘明以下曰先儒我國平壤開城之像至是亦依中朝例瘞之今不復有矣 稗官雜記 芝峯類說

○壬辰兵火廟殿權安於典祀廳還都首議重營大成殿逮於辛丑明倫堂成於丙午 月沙集

初癸巳還都 上欲親祭文廟以慰先聖之靈禮官以為聖殿燒盡行禮無所 上曰神之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無往不有惟其致誠則神在是矣故古人或設坍而祭豈必待木主遂命築壇學宮之側設位以舍菜 月沙集

壬寅文廟重修告成謁先聖 故事撮要○文獻備考作辛

由此觀之則倭奴放火文廟而終不能燒乃曰嗚呼夫

子萬古夫子之說虛語也

壬辰後始廢朔望奠只焚香

舊有碑亦為兵燹所推碑 仁祖丙寅命李弘冑改書于

石金尚容篆額李廷龜記其梗槩于碑陰 月沙集

○仁祖丙子之亂典僕鄭信國朴潛美等與鄉儒大學生

羅以後等三人載木主入南漢癸瓮埋於山谷得免 朝野記聞

時文宣王以下至十哲位版奉入山城東西廡位版則并

奉瘞殿後而蒙兵偶不掘出故得免污辱下人男女皆避

嶺東亦免虜戮 亂離雜記

○仁祖朝相臣申欽劄曰

○孝宗二年九月　上幸學禮官啓曰在昔謁聖不行於
釋奠之日則或有酌獻之禮或只焚香今　殿下嗣服初
謁聖廟當行酌獻矣　上從之自是幸學必行酌獻遂爲
定制

啓聖祠

宣祖甲戌趙憲疏下段曰臣又見聖廟西北有啓聖廟啓聖公孔氏在北顏無繇孔鯉在東曾晳孟孫在西東西廡又有程珦蔡元定朱松盖學校所以明人倫也顏子曾子子思在於廟中顏路曾點伯魚杳然在下於常人亦有所不安況聖賢乎故世宗皇帝始作別廟春秋釋奠同時行事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者也竊見我國文廟之西有地閑敞若議立廟春秋同祀則庶乎倫全理得而一國之爲父子者定矣

皇朝嘉靖九年別立啓聖廟以叔梁紇稱啓聖公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稱先賢左右配享程珦朱松蔡元定稱先儒兩廡從祀釋奠日子夜用小牢先祭從議臣之言也至是禮官建白請依中朝別立啓聖廟而不

克施行議者惜之 芝峯類說

○顯宗戊申冬舘學儒生中應徵等一百三十餘人上疏曰伏以臣等竊惟學校之道莫先於明倫享祀之禮莫重於尊賢而以明倫之地未免有倫序之倒置以享賢之廟未免有祀典之闕遺則豈非斯文之遺恨而 昭代之欠事乎臣等伏見文廟從祀位次則顔子曾子子思坐於堂上而顔子之父無繇曾子之父點子思之父鯉坐於廡下臣等謹按春秋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今以子先父則其爲逆祀孰甚焉昔夫子譏臧文仲不知者三而從逆祀居其一焉今享祀於夫子之堂而從其父子之逆祀則其爲不知亦甚矣且以常人論之子坐父上則其駭俗悖禮當如何而事神之理與事生何異哉

然則顏子曾子子思之靈豈肯一日安於廟廡之上而享其非禮之祀哉臣等所謂倫序之倒置者此也孔孟程朱周張之父則皆無享祀之事焉今夫勳勞著於一時者朝廷尚有榮及父母之典況彼先聖先賢之父篤生聖賢有功萬世而不得食報於後世則烏在乎慕聖崇賢推原報功之意也是以先儒洪邁熊禾皆以爲宜別設一廟祀叔梁紇而諸賢之父以次配享則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而亦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矣厥後皇明洪武弘治間儒臣宋濂方孝孺程敏政謝鐸等皆以請立啓聖廟事前後陳請而至嘉靖初閣臣張孚敬復引程謝諸儒之言申請得旨定議立祠而中祀啓聖公叔梁紇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享以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焉最後至萬曆

中国國子監學錄張養蒙題請周敦頤之父輔成張載之
父迪亦比、珣松之禮并得陞祀。此皆皇朝已行之典而我
國之所當遵倣者也伏願　殿下斷自宸衷狀賜允俞又
請以龜山楊時豫章羅從彥延平李侗從祀兩廡
禮書啓目觀此中應徵等疏云云既已行之於中國今依
疏中所陳別建啓聖廟允為合宜程珣首識濂溪于屬吏
之中薦以自代又使二子從學朱松臨沒以朱子托其友
籍溪胡氏而得程氏之學珣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於
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祀于閭自以賢士大夫篤生大
賢從祀於啓聖廟不亦宜乎係是大段更改事體莫重問
議于大臣及在野諸位臣何如傳曰允
領相鄭太和議東方文廟之禮一從中朝定制至今遵守

其在太明時已經講定之事無論久近固宜悉做施行至於始自我國新有增減陞降無亦不可乎領中樞李景奭議雖仗之疏禮書四啓詳悉歷陳俱有考據行之則豈不爲盛世之聳觀而去國已邈臣甚茅塞此等重典決非昏耄者所敢輕議判中樞鄭致和議追擧欠典似無不可以至於到今變古新增配享改定位次事甚重難宜可詳愼判中樞宋時烈議今玆聖廟損益因革之議只從皇朝禮及先儒定論則庶幾寡過然如或曰當有陞黜之擧則元之許衡亦有先正之論而禮官終不擧論豈以時勢有所不可耶大槩微臣愚賤之見則以爲宋朝宗廟之制循俗不古者多矣然朱子之意以爲姑以權宜稍變其甚戾者以期異時興復之後正千載之謬成一王之法則又善之大者

也今日事亦在 聖上自度力量事勢之如何如曰事有
緩急姑未暇於制作等事則今且權行倚閣以待後日可
也如或不然則雖此小變通之事且從禮官之議以慰章
甫之心亦或一道也贊善宋後吉議啓聖廟之制卽中朝
之所已行而其意自好李延平之從祀卽朱子所已行而
其意實非偶然則此兩款尤不可不急速擧行其餘禮制
徐加商量以求十分是當似或得宜但中朝啓聖廟周濂
溪張橫渠之父亦果得列於程朱之父耶其兩人事行與
中朝已行之典更當詳考以處左議政許積病不獻議
上曰依諸議啓聖廟一款姑先擧行可也 朝野僉載 於是
事下攸司以年侵待稔擧行事定奪 朝野記聞
○肅宗辛酉七年十月掌令鄭勔疏畧曰明孝宗弘治中給

事中張九功建議別設啓聖殿祀叔梁紇以顔路曾晳孔
鯉孟孫氏配享我朝大小祀典皆遵大明之制而獨於此
廢之不行 宣廟朝先正臣趙憲議請設行而竟未抹施
臣之愚意創建別殿名以啓聖叔梁紇居正享之位四聖
之父分處東西之座又以程太中朱韋齋就居其下春秋
釋菜一体行事則其於尊聖報本之道兩得而無憾
上令議大臣禀處禮曹啓曰啓聖廟曾在 先朝因舘學
儒生申應徵等陳疏收議大臣及儒臣處創建事已有成
命而連因凶歲未及舉行則今不必更議 朝野記聞
十二月宋時烈疏一款顔曾思之父子位置揆以天理人
情實爲未安若依中朝例作啓聖廟而以顔路曾晳孔鯉
孟孫氏程珦朱松配於叔梁紇則名正理得事體完備矣

庚辰二十六年十月初四日晝講 判敦寧崔錫鼎所啓啓聖廟之議此是賢關重事事係崇儒而臣之愚見抑異於此國有太學尊事先師以門弟子及後世儒賢從享事理當然至於祈以上之設立啓聖廟似無意義其在事体義理俱涉未安時詢諸大臣儒臣務歸至當同知事吳道一曰事係從周且有 先朝成命固難容議當此飢饉連年民窮財竭之日禮樂文物亦有所未遑者姑待後日徐議之恐無不可錫鼎曰吳道一則只以事勢言之臣意不知其必可行矣從周之義亦有不然者啓聖廟乃末世一議臣之事如王守仁之從享亦出於季葉何可一以從周之議處之 上曰議于大臣及儒臣後稟處

領相徐文重議曰雖有中朝已行之事我國既不遵行則恐非後世必可行之典禮况今時勢事力有難暇及於縟文繁節退議於三百年未行之舉姑俟後日亦合事宜

左相李世白議曰此議非刱於今日始自宋末以至明倫論之已詳中朝行之 先王亦從其議到今諉之於終無意義遂廢中朝已行之典 先朝已下之命臣未知其果如何也若參以今日事勢姑且寢閣以待後日則容或得宜

右相申琓議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別享之議亦不無於禮意而至於推而廣之於周程張朱之父曾不在祀典之人而一體并祀則未知果合於義理也今則唯當遵中朝之典禮退 先王之成命而若謂繁禮縟文非今日之急

務則惟在聖明量度而處之
領中樞南九萬議曰前後諸人所執以爲言者以顔曾思
父子位次之倒置也竊以此義推之未知啓聖廟之制棟
宇之高庳閒架之濶俠祝幣奠獻之節犧牲籩豆之品軒
懸之樂六佾之舞將一用王者之禮與大成殿無少差別
耶抑或有所減損者耶若一如大成殿則毋論禮意之如
何事勢亦必不逮若稍有減損則論以孔聖尊其所生之
心豈不蹙蹙然有不自安其大享者耶顔曾思之先於其
父有孔聖在上猶可以壓尊之義爲言至於叔梁紇不祀
則已祀之而有降於孔聖又將諉之以何義耶欲以安顔
曾思之心而反致孔聖之不安則豈不有乖於輕重之倫
耶大凡人於其祖先誠有推及追遠之義至若尊師道則

雖孔門諸弟子只爲孔子服喪三年而已必不推及於孔子之父而況千萬年之後曰尊祀孔子之義推及於叔梁紇又曰叔梁紇之祀曾點顔路孔鯉之外又推及於不知名字之孟孫氏又推及於程周朱張之父有若臣僚之受爵於朝廷追贈其祖考者然其在爲聖賢崇德報功之義無乃有欲尊而反卑之嫌耶且經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雖祖宗之廟惟有功德如殷湯周文武不遷而已自其稱以上無不以次祧遷去祧而壇去壇而鬼古之禮也今乃爲自古在昔悠遠聖賢之父不問其功德有無毋論其名字之知不知通祀於天下永世無極揆之禮義恐必不然定奪於 先朝而不即擧行者無或有論議之猶未定制度之猶未詳而然耶

判中樞柳尚運議曰南九萬獻議中藉曰當行終歸於殯
文不如姑寢以待後日者似是切至之論
判中樞尹趾善病不收議領敦寧尹趾完議曰崔錫鼎奏
達之言政與臣意一般
左參贊尹拯啓不敢仰對吏曹參議權尚夏啓病未仰對
傳曰兩儒臣處更往問議尹拯再啓不敢當儒臣之名故
從前收議一不敢仰對況此事皇朝之所已行先儒之所
嘗論也縱有區區所疑於私心者亦何敢率爾論斷以犯
不韙之罪權尚夏再啓記昔太學陳章上請臣以齋任實
有所與聞矣蓋此事旣據皇朝令典且有　先王成命當
時耆舊長德皆無異議而至於臣師宋時烈宋浚吉則或
以為名正理得事體完備或以為增重儒學不可不加意

臣習聞緒論到今朝論非之臣何敢更有所可否於其間
哉十二月大臣備局諸臣引見時 上曰啓聖廟營建事此
乃皇朝已行之事且 先朝因多士陳疏廣詢大臣儒臣
已有成命今不可猝然變改頃見右相收議正與予意相
符依右相議施行可也
辛巳正月禮曹參判李塾所啓啓聖廟既已營建祀典不
可不預為定奪頃日領府事南九萬議中云云此出於深
思遠慮不可不商確處之啓聖廟營建後當以位版奉安
顏路曾點孔鯉則既有封爵無復可議而至於叔梁紇孟
子父則俱無爵號位版以何稱號書之乎左承旨沈檡請
令設議大臣同副承旨南正重曰事體甚重非但議于大
臣在外儒臣一體詢問宜矣

南九萬議臣前於收議敢陳愚妄之見到今營建既有成
命則其於節目間誠不敢更有所參論然而既承下詢亦
不敢不對啓聖廟規制之降殺臣於前議已獻所疑雖以
顔無繇等三賢言之今若移配於啓聖廟則庭無樂辭眞
只脯酒儀文之備反不如在聖廡時雖曰尊奉實則降損
豈不尤有所未安乎至於叔梁紇孟孫氏稱號考之宋元
之際有封叔梁紇爲公者又以子爲王父爲公爲未安加
封以王者元人又有追封孟顔之父爲國公者而曾晳孔
鯉則不論故四聖父爵號亦有尊卑之不同且洪武子夜
之祭只稱啓聖公叔梁紇先賢顔無繇等云嘉靖定制并
去文宣王以下爵號只書以先聖先賢若欲必遵皇明典
禮今當先改文廟羣聖賢位版之題而乃於啓聖廟更用

宋元時封爵其於從周之義亦未知其可崔錫鼎議今此
啓聖廟之議若以不先父食之義爲主則今外方大州牧并
祀西廡之處位次亦有所妨碍爲此之慮令并皆建祠則
非但事力不逮推去太過若以篤生聖人爲主則外州牧
似不必一如太學之制因此推之域外藩邦亦不必一如
中國之制如此等節必須貫徹然後方可行之無碍凡天
下事初不十分審察後必有悔李世白議今日之舉出於
從周之義則凡係大小節議亦當以中朝之制倣而行之
明史嘉靖十三年帝視太學以孔子改稱先師服皮弁謁
拜用特牲奠帛樂三奏文舞八佾從祀及啓聖公奠用酒
脯云則其奠獻之節不曾一如聖廟此猶可見且張璁議
中所引熊禾之言曰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

南面祀國公顏無繇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侑食西嚮又曰以程太中朱松蔡元定從祀云以此觀之叔梁紇孟孫氏亦未嘗初無封爵而到今稱號似有可據即今從中尚多仍用明制前頭使行時更為探問則可以益得其詳中朝議啓聖廟議雖肇於宋末諸儒而洪武年中已議其制春秋上丁以太牢祭先師孔子是日子夜以小牢先祭啓聖公孔氏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左右配享云則立其祠宇雖在嘉靖而實遵洪武舊制非張孚敬所刱議也且明史中既稱啓聖祠則祠與廟有間雖以帝王家言之奠獻殊數之禮儀章隆殺之節隨其年代雖或不同曾不為嫌而獨於聖廟而疑之乎至於叔梁紇孟孫氏俱無爵號云者禮官似未及考出而祠版既無書名

之事且已有封爵於前代則到今不必別為稱號徐文重尹
趾善柳尚運病不獻議尹趾完議禮官所達事理當然權尚
夏議按孔子通記有曰激公宜者娶仇氏生孟子三歲而激公宜卒苐
未知三字皆是名耶抑激公是爵而宜是名耶且配位四聖既不
書名字則於此四位亦以某爵某氏書之尤似得宜至於祝幣
籩豆啓聖公與兗國公俱是公爵不宜異同樂佾則後世公侯之稱
皆是列卿之秩似不當純用古諸侯之禮也盖得為而為之禮也
不得為而不為亦禮也啓聖廟與宣聖廟有所隆殺驟看則
似若未安而各正其禮義當理得聖人之靈豈有所不安者乎
禮曹啓史籍詳考則叔梁紇宋祥符中追封齊國公孟孫氏
元時追封邾國公位版書式似無可疑之端至於祀典則
皇朝已行之品式詳載於所謂圖書編中惟當以此倣而行

之命依皇朝之制以啓聖祠揭號 祠在丕闡臺記

三月禮曹啓啓聖祠祭祀品式取考皇朝圖書編則啓聖公位祀數品式與大聖位一體而所減者牛一四聖位比大聖位減牛一籩二啓聖公配位則又降殺於四聖故減羊一簠簋各一籩豆各四我朝則大聖位與配位一體啓聖公與配位亦當一體而祀品則不可無降殺之節圖書編所載啓聖公位則帛一羊一豕一爵三配位則各帛一爵三豬肉二矣從啓聖公位祀品則所減者牛二太無減殺之意從配位祀品則與圖書編所載十哲從享儀相同而無一羊矣羊豕從啓聖公用而祀品則從配位與十哲從享儀磨錬而享官則從圖書編所載以國子三品官定送宜當

又啓曰十哲位則元無祝文若依聖廟祝式擧行則亦無
隆殺之節祝辭中只以朝鮮國王書塡似爲合宜傳曰依
爲之五賢位版令奉常寺造成于泮水堂 齊國公孔氏
叔梁紇祥符中追封 主享曲阜侯顔氏 無繇 東萊蕪侯曾氏 點 西泗
水侯孔氏 鯉 東鄒國公孟氏 元時追封 西
啓聖祠奉安時大成殿告由祝文惟我宣聖萬世之師有
傳有受道統昭垂肆配四聖享祀孔殷旣極崇奉盍推
原令茲立祠從周之義涓吉擧禮敬設神主粤惟三賢曾
配于廡祠版新改埋安厥舊薦此泂酌用伸虔告儀文粗
倫庶賜鑑照啓聖祠五賢奉安祝文齊國公孔氏篤生大
聖道冠百王推原所本功德茂章今奉新廟以述先事是
安是享格我誠意曲阜侯早遊聖門首蒙誘掖又誕復聖

益顯功德昔從廡享今配新廟是禋是祀儀文粲耀茉蕪
侯曾氏含瑟言志式蒙聖與誕我宗聖功德罕著昔祀于
廡今配啓聖俎豆有光享祀益永泗水侯孔氏過庭詩禮
家業有傳復誕述聖克紹乃先今由廡享新廟于配俎豆千
秋祖孫一體邾國公孟氏曾邦公族聖人之後誕生亞聖
頼有傳授式闡崇奉以報公德俎豆配食新廟有侐并朝野記聞
○英宗十五年命諸道卅府大邑待年豊建啓聖祠
三十五年以御筆書下啓聖祠額命揭之
○元文宗時孔思晦上言宣聖封王而父爵猶公願加褒
崇乃封齊國公為啓聖王而皇明洪武子夜之祭尚稱公
而不稱王故我國亦遵之

文廟從享

大成至聖文宣王 居中南向

東一 兗國復聖公顏回 子淵　西一 郕國宗聖公曾參 子輿

東二 沂國述聖公孔伋 子思　西二 鄒國亞聖公孟軻 子輿

以上配享

東一 費公閔損 子騫　西一 鄆公冉耕 伯牛

東二 薛公冉雍 仲弓　西二 齊公宰予 子我

東三 黎公端木賜 子貢　西三 徐公冉求 子有

東四 衛公仲由 子路　西四 吳公言偃 子游

東五 魏公卜商 子夏　西五 潁川侯顓孫師 子張

東六 道公周敦頤 茂叔　西六 豫國公程顥 伯淳

東七 洛國公 正叔　　西七 新安伯邵雍 堯夫

東八 郿伯張載 子厚　　西八 徽國公朱熹 仲晦

以上自西廡陞殿內

東一 金鄉侯澹臺滅明　　西一 單父侯宓不齊 子賤

東二 任城侯原憲　　西二 高密侯公冶長 子長

東三 汝陽侯南宮适　　西三 北海侯公晳哀 季沈

東四 須昌侯商瞿 子木　　西四 共城侯高柴 子羔

東五 平輿侯漆雕開 子若　　西五 睢陽侯司馬犂 子牛 備考作耕

東六 益都侯樊須 子遲　　西六 平陰侯有若 子若

東七 鉅野侯公西赤 子華　　西七 東阿侯巫馬施 子期

東八 千乘侯梁鱣 叔魚　　西八 陽穀侯顔辛 子柳

東九 臨沂侯冉孺 子魯　　西九 上蔡侯曹䘏 子循

東十 沐陽侯伯虔 子析
東十一 諸城侯冉季 子産
東十二 濮陽侯漆雕哆 子斂
東十三 高苑侯漆雕徒父 子文
東十四 鄒平侯商澤 子秀
東十五 當陽侯任不齊
東十六 牟平侯公良孺
東十七 新息侯秦冉 子開 皇朝出
東十八 梁父侯公肩定 子中
東十九 聊城侯鄡單 子家
東二十 祁鄉侯罕父黑 子索
東二十一 即墨侯公祖句茲

西十 枝江侯公孫龍 子石
西十一 馮翊侯秦商 子南
西十二 雷澤侯顔高 子驕
西十三 上邽侯壤駟赤 子徒
西十四 成紀侯石作蜀 子明
西十五 鉅平侯公何首 子乘 備考何依夏
西十六 膠東侯后處 子之
西十七 濟陽侯奚用蔵 子晳 備考用作容
西十八 富蔵侯顔祖 子襄 備考蔵作陽
西十九 滏陽侯句井疆
西二十 甄城侯秦祖 子丕
西二十一 厭次侯榮榮旂 子祺

東二十二 武成侯縣成 子橫　　西二十二 南華侯左人郢 行人

東二十三 汧源侯燕伋 子思　　西二十三 朐山侯鄭國 子徒

東二十四 宛句侯顔之僕 子叔　　西二十四 樂平侯原亢 子籍

東二十五 建成侯樂欬 子聲　　西二十五 昨城侯廉潔 子庸

東二十六 堂邑侯顔何 皇朝黜　　西二十六 博平侯叔仲會 子期

東二十七 林慮侯狄黑　　西二十七 高堂侯邽巽 子歛

東二十八 鄆成侯孔忠 子蔑　　西二十八 臨朐侯公西輿如

東二十九 徐城侯公西葴 子尚　　西二十九 内黃侯蘧瑗 伯玉 皇朝黜祀于鄉

東三十 臨濮侯施之常 子恒　　西三十 長山侯林放 子丘 皇朝祀鄉

東三十一 華亭侯秦非 子之　　西三十一 南頓侯陳亢 子禽

東三十二 文登侯申棖 子續　　西三十二 陽平侯琴張 子開

東三十三 濟陰侯顔噲 子聲　　西三十三 博昌侯步叔乘 子車

東三十四 中都伯左丘明
西三十四 臨淄伯公羊高

東三十五 睢陽伯穀梁赤
西三十五 乘氏伯伏勝

東三十六 萊蕪伯高堂隆
西三十六 考城伯戴聖 元德 皇朝出

東三十七 樂壽伯毛萇
西三十七 江都伯董仲舒

東三十八 彭城伯劉向 皇朝出
西三十八 曲阜伯孔安伯

東三十九 中牟伯鄭衆 仲師 皇朝祀鄉
西三十九 緱氏伯杜士春

東四十 良鄉侯盧植 子幹 皇朝祀鄉
西四十 高密伯鄭玄 康成

東四十一 滎陽伯服虔 子愼 皇朝祀鄉
西四十一 新野伯范甯 皇朝祀鄉

東四十二 昌黎伯韓愈 退之
西四十二 溫國公司馬光 君實

東四十三 將樂伯楊時 新陞
西四十三 文質公羅從彥 新陞

東四十四 建寧伯胡安國
西四十四 文靖公李侗

東四十五 華陽伯張栻 敬夫
西四十五 開封伯呂祖謙

東四十六 文肅公黃幹 新陞　　西四十六 崇安伯蔡沉
東四十七 浦城伯眞德秀　　西四十七 魏國公許衡
東四十八 弘儒侯薛聰　　西四十八 文昌公崔致遠
東四十九 文成公安裕　　西四十九 文忠公鄭夢周
東五十 文敬公金宏弼　　西五十 文憲公鄭汝昌 倫考憲依獻
東五十一 文正公趙光祖　　西五十一 文元公李彥迪
東五十二 文純公李滉　　西五十二 文正公金麟厚
東五十三 文成公李珥　　西五十三 文簡公成渾
東五十四 文元公金長生　　西五十四 文正公宋時烈
東五十五 文正公宋浚吉　　西五十五 文純公朴世采

萊蕪侯曾點　曲阜侯顏無繇　泗水侯孔鯉

以上從西廡陞啓聖祠

○蘭陵伯荀况　淄川侯申黨　壽長侯公伯寮
司空王肅　司徒杜預　岐陽伯賈逵
扶風伯馬融　任城伯何休　偃師伯王弼
臨川伯吳澄　以上黜享
○十哲始皆封侯至宋度宗時并陞封爲公今於顔孫師
獨書以侯而不書度宗所封陳公可疑
漢后蒼隨王通宋歐陽脩胡瑗陸九淵明薛瑄王守仁
陳獻章胡居仁皇明所從祀而我國則不爲從師
○高麗顯宗以崔致遠貽書太祖雞林黃葉鵠嶺青松之
語爲密賛祖業功不可忘特令從祀先聖廟庭　芝峯類說
我朝從祀之典多有未愜者如崔致遠徒尚文章而諂
佛又甚無見集中佛疏等作未嘗不深惡而痛絶之與

享文廟豈非尊聖之甚乎 退溪集

○開城府及各道界首官鄉校依太學之制餘卅府郡殿內從享十哲兩廡只從享宋四賢周程朱及東國十五賢

○太宗七年成均館上箋請鄭沂二公配享于先聖以子張儕于十哲左改承河崙亦獻議請從之時許稠朝京道謁闕里見其從祀陞黜之制歸請以董仲舒從祀黜楊雄之享禮官上箋請之 上從之又以許衡從祀

○中宗丁丑九月大學生權碩等跪請高麗侍中鄭夢周從祀疏畧曰自檀箕以來無一人啓倡斯道是東方之恥也惟幸皇天眷佑迺生儒宗鄭夢周於高麗季挺超卓之姿蘊經濟之才研窮性理學海淵博深有自得講說發越默

會典旨暗合先儒忠孝大節聳動當時制喪立廟一依家禮文物儀章皆其更定建學設教丕興儒術明斯道啓後學東方一人而已比學周程誠亦有級比功周程殆有同焉宜為從祀文廟明東方萬世道學之重而庶斯民知有所宗也 上從之

○我東儒先之從祀文廟者崔致遠薛聰安裕鄭夢周金宏弼鄭汝昌趙光祖李彦廸李滉凡九人而先祖外皆嶺南人可謂盛矣世稱嶺南為人才府庫豈不信哉 芝峯類說

五賢從享 金宏弼 鄭汝昌 趙光祖 李彦迪 李滉

宣祖元年戊辰太學生洪仁憲等上疏請以趙光祖從祀文廟大諫白仁傑等繼請不許十月白仁傑劄曰吾東方道學自鄭夢周金宏弼以來始有淵源逮至趙光祖以傑出之才闡明程朱之學循蹈規矩非禮不動大勵名節興起斯文得君致理脩行德政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奸臣南袞沈貞等肆其兇賊搆成貝錦竟致竄死朝野之痛久而彌新獨宮中以奸邪蒙蔽之深未之知耳 中廟晩年收用光祖輩流之賢才 仁廟未命追復光祖已還之官爵公論可謂少伸而物情猶爲憤惋者以光祖之道德忠義未盡暴白故也當今臨御伊始四方風動國論不可以不定士習不可以不正謂宜推奬眞儒極其褒崇贈

以高官美謚列諸從祀文廟之典則明天理淑人心一道
德同風俗豈不足爲淸朝之盛擧乎 靜菴集
庚午四月館學儒生上疏請以金宏弼鄭汝昌趙光祖李
彦迪四人從祀文廟 上曰如此重大之事不可輕擧疏
三上不允 靜菴集
五月兵叅白仁傑上疏請以趙光祖從祀文廟領相李浚
慶議啓曰從祀事仁傑之意雖指趙光祖而吾東義理之
學實自金宏弼啓之兩人從祀文廟實無所愧聖敎以爲
不宜輕擧臣等不敢容喙 石潭日記
癸酉館學儒生疏請五賢從祀文廟 上曰公論久然後
乃定不可輕擧

謹按我國受命以來諸儒非無可從祀者而今尚闕焉

豈非盛典有歉乎前朝從祀者鄭文忠一人外其餘薛
聰崔致遠安珦則無與於斯道如欲裁之以義則三人
者可以祀於他所而不可配於文廟也第以諸賢汎請
則其間豈無優劣乎金文敬鄭文獻則言論風旨微而
不顯李文元則出處頗有可議者惟趙文正倡明道學
啓牖後人李文純沈潛義理模範一時斯二人者表出
從祀則夫誰曰不可哉 石潭日記

甲戌典籍趙憲請四賢從祀畧曰　殿下頃於館學從祀
之疏屢陳而不允近臣經席之啓亦不頷可沮一世向善
之心臣竊憫焉金宏弼肇倡道學而有繼往開來之業趙
光祖紹明斯道而有拯世淑人之功李彥迪體道純篤而
有扶顛持危之力玆三人者求之中朝則許衡薛瑄之外

鮮有倫比而求之東方則薛聰崔致遠安裕之徒未有及其見到處者況如李滉集東儒之大成而紹朱子之嫡統進則引君當道之誠懇懇乎章疏之間退則因才設教之意切切乎講論之際善者聞言而景慕愚者望風而自戢當今之士稍知尊君愛親而有禮義廉恥者皆薰其德而興起者也但國家既不能大用於生時識者已歎其太平之難見而又不肯崇奬於死後不惟娼嫉放誕之輩傍觀竊喜而首之興起者咸有沮喪之心伏願殿下極奬四賢列于從祀云云 靜庵集

丙子白仁傑疏畧曰我國從祀之賢唯鄭夢周協于士望其餘薛聰崔致遠安裕輩皆出趙光祖下遠甚尚享盛禮而以光祖之學之功獨無報祀臣實痛心伏望商議大臣

俾列從祀之典云云 靜庵集

己卯五月知樞白仁傑疏畧曰我國自箕子設教之後數千百載以儒名世者寥寥無聞獨鄭夢周始倡道學金宏弼克承其緒猶未大著至趙光祖篤志學問動遵規矩云云光祖之賢人無間然而羣㐫乃以為曲學詭行之人至於市井之廬墓者目為詭行之人而欲訊之士夫之向方者指為己卯之餘蘖而攻斥之故嘉言善行泯滅而無傳焉 殿下即位之初臣啓於經席曰宮中至今必以光祖為逆賊 殿下曰光祖之非逆賊宮中已知之矣然儒生賜額之疏雖非關重而亦不見許云云 靜庵集

辛巳十月户判李珥啓曰今欲明教化則必須尊奬先賢使後學有所矜式而自 上每以為重難焉近日賢者雖

不可悉八祀典如光祖倡明道學李滉沈潛理窟此二人
誠可從祀以起多士向學之心
光海戊申館學儒生疏任叔英撰畧曰天眷我東列聖相承誘
掖振作人才輩出時則有若文敬公金宏弼文獻公鄭汝
昌文正公趙光祖文元公李彥迪文純公李滉俱以命世
之儒遠承不傳之緒出乎類拔乎萃而山斗於一時倡於
前繼於後而日月乎長夜論其學則濂洛關閩語其志則
堯舜君臣誠可謂稀世之眞儒百代之宗師而尚闕崇報
之典未享苾芬之事云云靜庵集
庚戌七月十七日五賢從祀事三司及京外儒生抗疏論
請命議大臣大臣皆請速行命依議施行擬川日記
金宏弼鄭汝昌趙光祖李彥迪從祀之請自庚午始及

李滉後則多士之願益切而請益勤積三十九年而
宣廟未之許非以為不可特重其事而不敢遽先海戕
祚之二年首詢于大臣而允其請庚戌九月辛亥親釋
奠于先聖先五日祭告以五賢享于西廡（是伏集廟庭禊帖享試士取金閭等）
鄭仁弘憤李彥迪李滉之短其所師曺植上疏詆誣金堉以
掌議削仁弘仕籍光海怒命摘發禁錮賴大臣免焉
五賢從祀後禮判李廷龜啓曰本國文廟從祀與大明會
典所載位排陞黜大相不同顏何荀況公伯寮秦冉劉向
戴聖賈逵王肅馬融杜預何休王弼天朝今黜於廟遽伯
王林放鄭玄鄭衆盧植服虔范寗吳澄天朝今改祀於鄉
而我國則并仍在后蒼揚時王通歐陽脩胡瑗薛瑄胡

仁王守仁陳獻章則天朝增八從祀正統丁巳以胡安國蔡沉眞德秀從祀而我國則闕焉中根中壹本只一人而家語及史記亘載其名誤爲并祀天朝革黨存根而我國則未革盖我國祀典只遵中朝正統元年刊定之制至嘉靖九年天朝禮官始博考典禮彙採篁墩程敏政瓊山邱璿等之論乃有釐正陞黜之舉特我國未及舉行耳今者大明會典既以釐正之制刊定須布臣等窃議考而尚論馬融爲梁冀草奏殺李固以貪濁免官髡徙朔方劉向喜誦神仙方術上書言黃金可鑄不驗獲罪公伯寮愬子路以沮孔子荀况學傳李斯論著性惡王肅污身權奸背魏從晉何休解詁春秋黜周王魯賈逵之附會圖讖王弼之宗旨老莊戴聖之貪贓杜預之短喪皆得罪名教至於顔何秦冉

俱無現出處又不載家語七十子之數程敏政以為名字流傳之誤天朝之廢黜宜矣王通雖有僭經之譏當魏晉潰裂之餘講說孔孟之道并未三十等壇河汾楊時傳道統於南渡之後衛道之功不下程朱胡瑗首倡體用之學大闡學校之法歐陽脩不獨忠義文章推尊韓子孟子以達孔子薛瑄胡居仁中朝先儒之中其學最為純正后蒼事業雖不著自漢初說禮數萬言使禮記之書復傳於世天朝之增祀宜矣其中鄭玄鄭衆服虔盧植范甯吳澄則程敏政之議以為所著未足發聖學遷伯玉林放則實非孔門弟子天朝并祀於鄉我國無可祀之鄉今難遽罷至於象山陸九淵陽明王守仁白沙陳獻章天朝雖并陞祀而其所著論未免流於異端恐不可擬於增祀之列也且

天朝稱孔子以至聖先師稱四配以復聖顔子宗聖曾子
述聖子思亞聖孟子十哲及門弟子皆稱先賢左丘明以
下皆稱先儒而我國則皆用諡號與封爵夫子之諡代各
增損至唐開元始封為文宣王至於胡元加以大成丘濬
以為孔聖在天之靈必不肯受其諡豈不然乎今稱為至
聖先師其號始大而其尊無比可謂度越前代矣稱聖稱
賢稱儒並依皇朝定制為當但七十弟子俱稱先賢而如
周程張朱則孔孟後大賢只以生之先後座在左丘明以
下之列並稱以儒不得稱賢殊甚無別焉若以生世為座
次高下則子思何居孔鯉之上孟子何以並顔曾之列乎
聖廟道之會恐不當論其時世之先後也臣等妄意周程
張朱則稱以先賢陞於殿上似為合理令值從祀五賢之

會相臣獻議亦已發端請令大臣商量定奪依啓李恒福

議畧秦火之後禮樂散亡曹高堂生獨能誦說儀禮以傳蕭奮蕭奮傳孟卿孟卿傳后蒼后蒼世世遂爲專門之學程敏政以爲事業不著后蒼在孟卿之後卿乃漢中葉以下人今乃云在漢初殊不可曉也后蒼之學再傳而至二戴二戴兄弟也其曰聖兄也世所謂大戴也其曰德弟也世所謂小戴也各有論著禮書朱子多取大戴禮其以貪贓敗者史氏或言爲仇家所搆此則固未敢明知其虛的而敏政之論後儒多短之不惟賣題之爲可著其所著道一一篇不免爲吾儒之罪人其所定論恐不能爲後世之斷案

尹斗壽議臣之妄議姑依我國之舊以待後日公論似或無妨云云 文集

李珥成渾從祀議

仁祖即位初海西儒生首疏請以李珥成渾從祀文廟不許乙亥五月館學儒生宋時瑩等二百八十餘人疏畧曰粤自先聖先師享廟宮之後專祀後儒之有功斯文者例皆從食於兩廡其在我東於羅則有若崔致遠薛聰於麗則有若安裕鄭夢周於本朝則有若金宏弼鄭汝昌趙光祖李彦迪李滉等五儒臣皆其人當 明宣之際繼李滉而爲儒林所宗者有二人焉文成公李珥文簡公成渾是已癸未年間珥爲羣小所搆渾在洛下陳章伸辨遂爲一邊人所搆嫉初中李弘老巧譖卒被鄭仁弘醜詆使先王好賢之誠不得保全終始抱冤泉壤殆十年逮我 聖上當宁始得昭雪臣等竊念此二臣者生五賢之後講學明道發揮

幽妙凡理氣離合四端七情等說諸儒所論互有得失而反覆論辨極其歸趣能使晦者復明缺者復完擴其所未發匡其所未逮東方理學源委於是乎殆無遺憾可謂盛矣

夫二臣者之於斯道也其切其德有如是者而崇報之典至今寥寥此誠臣等之罪抑恐爲聖世欠事也答曰李珥成渾雖曰善人道德未高疵累有謗莫重從祀決不可輕議矣

同日蔡振後等挺一等五十七人疏畧曰李珥辭賤疏及宣祖罪成渾之教觀之則其所以不合於從祀斷可知矣珥之文章才學足爲一時之名臣則謂之賢大夫可也至於從祀則有出處不正之譏渾則又下珥者大相遼越而況有已著之罪名其黨奸之狀一時所論或有執言之地矣

至於遺君之迹萬目所睹彼安得逃其罪乎幸賴　聖明
含垢之德得蒙復官之典則其賜亦多矣當其會議之初
臣等舉此二者爭之則齊任尹雖謹等強執意見沮遏公
論厲馘作色曰所見若異出去云云臣等為其所斥出避
夾室則目以邪說恣意制罰使不得接迹於館中臣等步
至東學即又呈單學官使之驅逐云云 疏色沈光洙所製 答曰文
成公李珥等從祀之請極僭猥予亦知其不可矣
宋時烈等再疏辨誣答曰文廟從享非人人所可堪當爾
等退修學業更勿為無益之言疏凡五上不得請
領相尹昉右相金尚容等劄極言兩賢臣無愧於本朝諸
賢之列於文廟者又陳蔡振後等別為一隊醜詆先賢非
士子義習答曰省劄具悉蔡振後不俟國家處置徑先陳

疏殊甚浮妄矣

左相吳允謙劄曰臣病伏郊外伏見宋時瑩之批曰疵累有諺蔡振後之批曰殊極僭猥臣不勝驚歎最後得見振後等誣詆而賢臣之疏其搆揑眩亂之狀極其狼藉人心之不淑士習之乖悖良可痛心臣成渾門人也詳知成渾心事只有老臣在耳請陳成渾被誣曲折癸未年間 宣廟信任李珥魚水之契千載一時大為群小所忌嫉將搆成不測之罪其時成渾適被徵至京上章論救李珥 聖批優容以為賢者有益國家如此此是黨論指目之權輿也至辛卯士禍大起一邊之人盡被流竄其時李珥已沒獨渾在世其所深嫉而欲罪者當有極乎然身居山野之人本無干於世論雖免嶺海之行而目為奸黨律罪甚重及

壬辰之難自念山野之臣得罪朝廷方在議律之中雖國家有亂不待召命而逕進闕下於義有所未安故瞻望躕躇欲進而不敢及 大駕過臨津之日成渾家距津渡二十里外山谷之中漠然不得聞知成渾妻兄司評申拭隨駕到津不得渡仍向成渾家成渾始得聞知相持慟哭欲爲追及則津路阻絶亂兵塞路遂扶曳跋涉於山峽之間光海来住伊川 下書召之輿疾而行及到朔寧光海又下書令近地義兵遂與李廷馨金績等召集義兵言者乃謂宣召慇懃而終不來赴者不亦誣乎光海到成川又有召命始入成川不敢久留請於光海仍入 大朝蓋其心以爲旣先至分朝又不得犇問 大朝起居於義未安故也言者又謂龍岡近賊徑向義州不亦誣乎此其時臺諫之

論丙午以後生不知其時事迹只據臺論傳旨妄為誣詆
如此至於目之以遺君嗚呼天下安有聞 君父播越過
廬而安坐不出者乎求之情理萬萬不近理者又以為黨
奸所謂奸者乃指鄭澈也澈自少孝悌清介為儒類所推
許成渾與之同里相善情誼甚厚澈於晩節雖有酒色之
失亦非大己丑之變澈遽膺治獄之任不能鎮定浮議大
獄推鞫之際亦安得不失人心乎成渾之於鄭澈無可絶
之道以此謂之黨奸此不知實情之言也噫以 先王之
明聖眷遇之隆重不得保全終始者初因李弘老之巧譖
繼有鄭仁弘之邪毒今此振後等所謄出 聖旨實是慈
母之投杼成於三至之後李珥則道學之純正造詣之精深
高明昭邁洞見大源其自任之重以挽回世道拯溺斯民

為己責真可謂朱子正派而成渾之學得於家庭淵源有
自來矣與李珥定為道義交李珥嘗稱採履敦確吾所不
及噫師道久絕學術失傳世之為儒者只以句讀詞章為
業儒先道學之高下造詣之淺深知者蓋少無狀振後輩
恣意侮辱而無忌憚云云答曰省劄具悉兩人長短予知
之久矣非動於異論而不許 前禮判趙翼上疏極言兩
賢之道德無辯誣詆之非
時爭辨者多而 上意不回副應教沈之源脩撰尹坫
趙錫胤上劄爭 聖批中疵累僭偎等教且曰儒先不可
毀而毀之公議不可排而排之又曰相臣相繼陳劄而
批答之辭循若有不釋貽者臣等之惑滋甚
知館事崔鳴吉啓曰東學疏儒被停者六人而同參五十

餘人皆不爲圓點成均館齋任六人及參疏者三人相繼
被停（時四館互相停奉）諸生以此不能自安齋任外無一人參圓
點食堂空虛大槩二臣之賢無論彼此苟以士夫自處者
莫不尊敬振後以從享爲過重則不參而已何乃巾服步
行自作一隊作此違例之擧誣陷（仗賢）不遺餘力自甘於滑
罪斯文之歸一二首倡外其餘同參人似不必深治至於
成均館儒生數百多士抗章尊賢有何得罪見棄之事而
二三四館不待一會敢以自己私意擅停齋任至於六人
之多嶺南儒生聯名尊賢之疏有何可愕而拈出停擧其
設心尤爲不美臣之愚意令四館多官依例一會議其可
停不可停共公處置仍勸誘諸生使之還入食堂務在和
睦令不得以所見同異輒相排擯　答曰依啓

生負權蹟等二十一人上疏請與蔡振後均被罪罰且言今日得罪斯文而必欲引入其圓點之列是導臣等於忘義無恥其亦兩賢則曰去其毛髮絶其慈愛逃入山中耽為釋敎黨奸遺君獻替進退皆為後人之疑

都承旨李敏求承旨洪命耆韓必遠崔葕李景仁具鳳瑞啓曰朝家才已鎮定而儒生等欲與蔡振後同被罪罰肆為憤言極為不美而二十餘人之疏退却未安何以為之

傳曰勿為捧入李敏求啓曰蔡振後等三人被停其免罰者之不敢入圓點赴擧勢所固然更令知舘事參商善處

鳴吉劉陳振後亦賢之狀及既已分疏定罰更難善處之道乞免大提學答曰不由直路之士污矣振後等起鬧時不脫巾服步詣東學相距甚便近而振後等乃從闕門下蓋時御昌慶宮由下馬碑西路歷行大市而到東學驅逐多士

之位賢耶鳴吉每劄免敏求又上劄自辨傳曰崔鳴吉以
猥濫見遞李敏求別無未安之事不欲察任如此遞差趙
翼又疏以伸多士亦斥崔鳴吉　上下教切責命罷四館
鄭好仁韓克述韓克昌全好哲等職以其已斥之儒擅自
更停也
四學儒生及海西尹弘敏坡州俞應台關西洪儀京畿辛
道熹豐德崔時達松都高迥湖南金時喆等相繼上章皆
不得請時喆再疏答曰勿爲强煩三疏略曰古昔帝王之
所以致敬於儒冠之人者非謂其人盡賢以士爲名故也
曾在　宣廟朝京外儒生以從祀五賢爲請者不勝其煩
宣廟雖不即允從而未嘗不假以優禮章朝入而批夕下
溫言慰勉酬酢如響何則尊賢之風不可沮而多士之心

不可失故也今臣等雖微賤莫非我　祖宗三百年培養
之餘而裂裳裹足千里陳章以至誠動　聖聽而連上二
疏動輒經宿使許多儒生彷徨俟命於闕門之外困苦風
露徒爲輿卒所侮笑　聖朝待士之道雖謂之失其當可
矣爲士而尊賢爲臣而願忠未知有何罪過而　聖明之
厭薄至此哉今臣等所以悵然缺望不知世道之所終如
何也　聖心旣有所偏難以口舌爭臣等固將退也見
君父之有過擧黙然無一言而去則又非千里遠來之意
亦恐無以爲辭於鄕黨隣里疏上傳曰外方儒生以一事
三呈其疏有前例耶捧入承旨趙纉韓推考上疏還出給
○丙子太學生尹誠等上疏中請
進士李象震等上疏醜詆

○孝宗己丑太學生洪葳等上疏申請

嶺儒柳㴐上疏醜詆

○顯宗己亥太學生尹抗等上疏申請

南重維上疏醜詆

壬寅太學生柳寔等上疏申請

嶺儒金鋼等上疏醜詆

寔等復上疏辨誣畧曰不意茲者嶺南儒生金鋼等極罔之徒又復掇拾姦兇之餘論詆誣先賢悖妄自恣噫嘻痛矣今日之爲邪論而誣兩賢臣者必以李珥之早耽禪學成渾之未赴國難爲口實今鋼等之言亦出於茲二者夫李珥之少時志學恨其近理弱歲遭喪又不能無感於冥福之説其時蓋出於事亡之孝求道之切而未及周歲便覺

其非即訪李滉於嶺外千里之地親承旨訣專心着力於
居敬窮理之實大爲李滉所推重滉嘗貽書於珥至有古
之聰明才傑之士始終迷溺者固不足論有始終而終邪
中立而兩是陽排而陰右唯程伯子張橫渠朱晦庵其始
不能無出入而旋覺其非噫非天下之大智大勇其孰能
脫洪流而返真源等語金鋼等之所作以爲論而顯示譏
切者無亦指李滉之斯言而發耶且滉書所謂中立而是
陽排陰右云者蓋有感於呂希哲張子韶諸人之事而言
也夫希哲見推程門子韶名爲篤學猶不免乎晩節之差
誤而李珥　於始學之日便能反正於旣迷之後
則滉書所稱大智大勇者珥其人耳今之欲毁李珥者適
足以益彰其改過之勇向道之誠而已又焉足以病珥也

耶如以戊辰引咎之疏謂之自道以之攻珥則朱子之某於釋氏師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功至云者亦可謂朱子之自道而直以爲攻朱子之斷案也耶若其早值家釁直八義林等語此又誣罔之甚者往時若故臣李有慶及文忠公張維諸人皆審知珥之未嘗斷俗而憤邪說之惑人或暴之於封章或見之於論著俱足以爲明證的據而其爲此說者不過奸人宋應溉等之餘徒耳今綱等不信長德者之緒言而徒仰乎羣小口吻則其亦可謂失其心也至若成渾本以山林之士方其養道丘園潛心墳典榮名文繡固非渾之始願而及乎誠深聘於禮隆賓師則便訣堯舜亦豈渾之本心哉惟其黨論日横邪人乘隙遂爲賊臣汝立輩所誘嗣終八鉤黨之目至編朝堂之榜則維建士

辰之亂而渾以罪累之身未有收召之命在渾之道始所
自守不過王蠋之耕終若不幸欲決萬里之投而其所
自列於 行朝之啓者旣詳且悉進退出處豈有所苟哉
嗚呼 宣朝壬寅之歲卽帝堯姑試伯鯀之日而今綱等所
稱壬寅之批卽慈母投杼於曾至之言者也欲誣先賢動
引 先朝者此仁弘借 宣廟之批以斥李滉之遺智則
推綱等之此心亦必以己卯神武之禍直以爲趙光祖之
罪案而衰貞綢打之計爲出 中廟之聖心者也其所造
意吁亦慘矣至於四端七情理氣之論李珥之所發揮雖
與李滉成說有所不同者而要之洞見本源剖析精微多
發前賢之所未發只恨當時李滉已沒未及相質使滉而
及見珥之所說則亦安知毋自欺之章不更定於朱子臨

沒之日也鋼等密知 聖明之所難者常在於 先朝之
未許則輒曰 仁祖之所嘗斥 孝考之所嚴杜知人君
之所甚惡者在黨論則輒曰爲黨論者所主張知人君之
所深憂者常在於官不事事則輒曰國家安危曾不憂念
終乃曰斥邪論而扶正學噫奸人之罔極其至此乎前日
宋時烈等之請從祀也 仁祖蓋嘗不許然而又有予非
以道德不足但以從祀事體極重不敢輕易許之之教此
則故相臣趙翼諸人所親承也其後洪葳等之更請也
孝廟亦嘗不許然而又有兩賢碩德予豈不知之教此則
李敬輿諸人所親承也則今日鋼等之所云云其不幾於
誣先朝而欺 殿下乎嶺南素多先輩若文忠公柳成龍
文穆公鄭逑文康公張顯光文莊公鄭經世諸人南中士

人之所共尊師者也成龍之於李珥則至有文成聖人之歎述顯先經世亦皆尊慕而賢其發於言語見於論撰俱有不可誣者今者此輩不信乎成龍而信仁弘不信乎述顯先經世而信景虎諸賊豈以仁弘景虎有賢於成龍述顯先經世也耶

宋四賢及李珥成渾陞祔黜申黨及先儒九人

初 顯宗戊申舘學儒生申應徵疏請楊時羅從彥李侗從祀 原疏見上啓聖祠

肅宗辛酉傳曰近來學校之政廢弛須修明然後可以正士習而淑人心也其令大司成取先正臣李珥所著學校模範參以今日應行者講定舉行

舘學八道儒生李延普等再疏請以文成公李珥文簡公成渾從祀文廟且請并舉宋朝三賢 楊時羅從彥李侗 從祀之曲答曰兩賢之道德學問實為一世之景仰士林之矜式從祀文廟夫誰曰不可而 屢朝之未嘗允俞予之所以持難者皆出於愼重之意也 多士之請愈久而愈深終難強拂其令該曹閱于大臣特從其請

領相金壽恒判中樞金壽興鄭知和左相閔鼎重右相李
尚真皆以為允合從祀　傳曰大臣之議皆如此依前疏
批陞配文廟
禮曹啓曰陞配節次令將擧行而第聞東西廡挾窄難於
奉安云今此五賢位版追配處所若無推移之勢則不可
無添造之擧令成均館先審其形勢以為稟處之地
九月生員朴世義等七十餘人上疏畧曰臣等嘗見李珥
辭職之疏曰生丁不辰早喪慈母以妄塞悲遂耽釋教走
入深山從事禪門殆周一年抽臟擢肝未足湔汚累然歸
家慚憤求死自古中釋氏之毒未有如臣之特甚者也
宣廟罷成渾之教曰以宰列之臣在畿甸一日程非徒聞
變不赴當車駕行過其居之日亦不出見嗚呼此可以觀

二臣之平生不免爲名敎之所棄請亟收兩臣從祀文廟
之命 傳曰兩賢之道德學問卓然爲一世之表準屢
朝之尊尚從享文廟俎豆之列實有光於崇儒重道之意
而 列聖之不卽允許者本非斥士論蓋出於愼重也今
因章甫之齊籲益可見公議之久鬱未伸故昳從祀之
請卽觀朴性義等疏本滿紙游辭罔非陰慘不正之語誠
不勝痛駭其侮辱先賢狙擊公論之罪不可不正疏頭朴
性義爲停擧
禮曹正郎尹鼎和從祀收議公事淹置數日坐罷
答正言李徵龜疏曰身居言地是非顚倒營救醜正之徒
欲解擠置成命之鼎和誠極駭異也於是玉堂劉罷李徵
龜

館學儒生鄭齊泰等疏陳朴性義等極毁儒賢之狀答曰
多士爲兩賢辨誣之論予已詳知矣
朴性義依量啓遠地定配
答持平李日翼疏曰朝家克擧服食之重典而相繼投疏
徒尙紛挐誠未滿一哂也
冬十月生員趙信乾等八十餘人疏畧曰李珥之與人書
自訟其托禪之事曰狂走山林顚倒失所不趍孔鯉之庭
不執黃香之扇有年矣此其自責之辭擧實之言百代之
下昭不可掩文純公李滉所著天命圖及心統性情說體
用顯微俱極纖悉至於四端七情之分尤臻其極此百世
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珥之平生學術旣無契悟於此而
落坐儱侗之地與成渾私相往復攻斥李滉一則以滉之

言為善利一則以混之言為不知性至曰朱子真以為理
氣互發相對則朱子亦誤也何以為朱子也前而有絕倫
逃禪之累後而有學術乖繆之病其何敢汚衊於俎豆之
列乎至於成渾又有珥下 宣祖以其聲聞過實之故初
則禮遇甚優至有欲入珥渾黨之教逮至晩年嘗試已多
答金翬疏有此明教豈非渾之斷案也亟收而臣從祀之
命以重聖廟之祀典
傳曰趙信乾遠配前正言李徵龜前持平李日翼削黜
○禮曹以庚戌五賢從祀時節目今當依此擧行而至於
宋朝三賢事係新規請議大臣定奪領相金壽恒議曰庚
戌五賢從祀時已行之禮考出於日記者雖未免疎漏其
時禮官及獻議大臣多是名臣碩輔其議論見識必不無

稽如聖殿及東西廡各位并行告由祭新八從祀之位造
位版分配兩廡設行奉安祭未奉安之前別為教文致祭
家廟等事今宜倣而行至而至於宋朝三賢事體自別家
廟之祭固無可論亦不當有教文而別為祭文以告則似
不可已造成位版當在明倫堂而題版權安之後亦不可
無告由之節但設祭具文以告將陞之意若在於此時則
恐不必別為告由矣行判樞金壽興鄭知和議曰告祭一
款常時兩廡有事只告於聖殿則今不當并告兩廡而但
念兩廡各位以此陞座與常時修改不同以此別告為宜
否乎左相閔鼎重議曰我朝二賢似宜略倣　宗廟從享
之儀宋朝三賢亦倣書院奉安之儀至躋陞之日告由於
先聖而分配兩廡仍行酌禮而并享之不當別告於兩廡

上命往問於宋時烈亦令玉堂博考稟處弘文館啓曰臣等取考通典通考大明會典等書並無現出可據者仍念本朝儒臣從祀之儀則庚戌前例足以為據似不必更考古史至於前代先儒從祀之儀當與本朝儒臣不同而未有可據之例今從享先儒中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吳澄之陞配在於皇朝正統年間則我國之從享當在其後而攷事撮要從享條中不載此四人雖未知果在何朝而可知其非久遠事也若更詢禮官考出實錄或可因此得其節目之詳耶且前代從享諸儒皆有侯伯封爵今陞祀宋朝三賢中楊氏皇朝陞祀時封將樂伯羅李二賢從祀自我作始故無可題封爵若以宋末所贈謚題版則似為合宜

上遂命以末端一節議大臣大臣議皆言楊氏宜用將樂

伯羅李以宋末所贈謚題版　上命依議施行

成均館啓曰大司成李翼相禮參金萬重參議宋奎濂奉審則兩廡五十九位似難推移而每牀削去兩邊各五分則五位分奉未為不足而椅子兩角量其長短裁減其角則無所妨實為便當○禮曹啓畫講時同知李敏叙所啓文廟東西廡床卓稍為裁削之議外議以為尚簡云其在慎重之道殊為未安裁削添造當否更議于大臣處之領相金壽恒等議床卓裁削非如饌品器類减損之為未安推移奉安恐無不可旣有外議則一二間恢拓又非舉毁之比並令添造傳曰允禮曹啓奉審基地則自廡盡處至南墻通為二十五尺極為狹窄事涉難便以大明會典大廟制觀之則東西俠門皆出於南墻今若依此俠門變為

南向之制則小無不可而事係變通云云大臣收議後傳

曰反覆更思終不如添搆之得依當初定奪添造而廟制

變通一欵更問于在外儒臣及玉堂稟處

掌令鄭勔疏請建啓聖祠（此一款詳啓聖祠下）又曰臣聞文清公

薛瑄學者稱爲敬齋先生朱子後一人而已隆慶間始配

文廟而我朝獨不祀焉伏乞廣詢廟堂及三司諸臣在外

儒臣趁五賢眡食之辰亟令倂行

領右相議我國文廟祀典多與中朝不倂今若一倂釐

正則已不然而續續陞配恐非所以重廟享之道也判樞

金壽興議今玆宋朝三賢則宋之南渡以後得繼程子之

統以傳於朱子多士之必以此爲請者其意有在而本出

於斯文之公論此外宋之諸賢豈無陞配之人誠難以一

二人見容曷擧論 傳曰依大臣議分爲施行

○十一月吏判金錫胄劄曰今因八路同聲多士申請俞命已下陞配有日中朝祀典之所未遑者皆將擧而祀之則漢晉之儒中朝之所罷退者亦安可不趂此時一整而正之乎今以會典明史考之其抑而祀於鄕者七人直罷其祀者十三人我國之無鄕可祀者旣不可罷十三人中亦有一二可惜者不可盡黜而如荀況以性爲惡以禮爲僞以子思孟子爲亂天下古之稱況者必幷稱荀楊而楊雄說已見黜於楊砥之一言則況安可獨留乎馬融爲梁冀殺李固後爲南郡貪濁罪免王弼祖述老莊與何晏倡淸談王肅仕魏至徹侯乃以女適司馬昭文爲司馬師畫策討文欽毋丘儉杜預守襄陽行賄遺且盡殺江陵人

為臣則不純以將則不義何休註春秋黜周王魯又註風角等書班之於孝經中申棖申黨其實一人公伯寮非家語所載而又是毀子路者則此即子服景伯之所謂力能肆諸市朝者此皆可去也蓋此刪黜之論初起於宋濂之議蓋著於程敏政之疏卒乃見施於嘉靖宣祖朝趙憲朝京回請從中朝之制其後李廷龜為禮判又請釐正而時事擾攘未克施識者恨之擧前日未遑之事完一代莫大之典者有待於今日

傳曰莫重廟享或有不當配而强躋者或以一人而分配東西則豈非國家之欠典而取後世之刺乎令該曹廣詢大臣儒臣而稟處

領相金壽恒議曰秦顓二人則不載於家語七十子之列

程敏政亦以為名字流傳之誤而既無的據恐難斷其為當然戴聖之貪黷得謗史氏言其為仇家所搆亦難明其虛實而大戴禮為禮家所宗其功不少劉向上言黃金可成特少年時事至其立朝事君精忠讜議有補於世教經術博恰在漢儒鮮其比誠有可惜哉其餘公伯寮荀何三王馬杜諸人之違背聖經得罪名教者所宜首先黜去至於賈逵吳澄劄中不并請去而逵以不修小節見譏至其論說經義專主圖讖傅會文致以媒貴顯此與何休之註風角等書豈相遠哉澄則以宋朝進士失節於胡元其學亦流於伊蒲塞之習此二人亦不容仍留腏食之列申棖申黨一人并祀其誤莫甚今之論者或以為大行黜陟一遵中朝之制則可也只從其黜未免異同而於其所黜有

所取舍左淡非宜臣意有所不慊者陸九淵王守仁異端
之學惑世誣賢者其可以中朝之增祀而一例苟從乎豫
章延平之陞配亦是中朝之所未擧而曾不以此爲嫌則
參酌損益恐無妨於事體○金壽興議曰左丘明以下從
祀聖廟始於唐之貞觀逮宋及明因仍襲謬自有馬端臨之
議弘治諸臣亦多請黜及至嘉靖以張孚敬之一言斷然
改正此所謂一洗前代相襲之陋未爲百世可尊之典者
也茅念林放雖不載諸弟子之列蘧瑗亦非及門之士而
放之好禮瑗之寡過先儒以爲可爲人師鄭衆盧植鄭玄
服虔范甯翼經之功不可不紀而我國無可祀之鄉則并
不必罷去秦冉顔何雖曰字畫相近之誤旣未有所考則
恐難輕議最是申棖申黨明知其爲一人公伯寮荀況載

聖劉向何休賈逵馬融王肅王弼杜預吳澄之不合祀享
皆有先儒定論臣不敢疊牀○鄭知和議修擧廢陞正其
註誤此正其時○右相李尚真議曰其所釐正有改有陞
有黜可行者三而只行其一則反不如全不行也皇朝改題
文宣王之號顔子以下俱去爵名曾謂責家臣之詐而易
大夫之簀者其肯安享斯名乎故因張孚敬之言一改千
載之誤而我朝久循襲陋恐當議改也從周正名無大於
此至於后蒼王通歐陽脩胡瑗薛瑄皆已見陞不比之爲
而獨於黜享謂之從周斷然行之亦恐於義未穩○執義
李翔議從享釐正一款前人已定之論無可議者至於廟
制終不若添造間架之爲穩○司業朴世采議當初取舍
已多可疑只循刪黜未知允合○進善尹拯議空疎昧陋

不敢獻議

傳曰文廟腏食至重且大豈可苟且仍循以取濫祀之刺乎値此陞享之日克舉未遑之典議不容少緩其令有司公伯寮荀况馬融王肅王弼杜預何休賈逵吳澄等九人亟黜廟庭一人分配在甚無謂亦令去申黨宜矣

李尚眞奏曰申棖申黨之爲一人未有明據金錫胄請令弘文館考出弘文館啓曰論語有申棖而無申黨史記有申黨而無申棖家語有申續而幷無棖黨唐開元中始以七十子從祀聖廟盖合論語史記所載者幷祀之故申棖申黨俱在祀典中至宋邢昺論語註疏中始引漢鄭氏記斷以棖黨續爲一人嘉靖釐正實用邢昺說如孔子通紀萬姓通譜等書皆幷列棖黨之名此皆嘉靖以前文字釐

正時不用此說而斷以邢昺註疏者似以鄭氏去古未遠其言宜乎考信而然 命依前教去中黨

十二月領中樞宋時烈病未獻議追上疏畧曰我東從祀之多至於八人而未能保其粹然皆出於道故章甫之徒或不無竊議於私不厭於心者矣臣每以爲與其不審於初而起疑於後不若致詳於始而有辭於終也然而地禍氣局未有大眼目大力量人出而釐正則姑將因循沿襲以俟在後之百世也至於宋朝三賢亦不無可言者朱子於滄洲之祀只祀延平而楊羅則不與此豈無所以而然耶蓋龜山學問之疵朱子屢言之有曰龜山先看莊列雖見伊川此念熟了時發出來羅仲素亦有此意終曰龜山之張皇佛氏之勢如李鄴張皇金虜也又曰延讀龜山列

子說令人惶恐不知何故如此背馳也論出處則曰龜山做人苟且是時未免祿仕故胡亂就之蓋謂就之於蔡京也滄洲所取捨無乃或出於此耶今日從祀雖不可遽爾取舍惟其道德之醇疵朱子之權衡不可不精察其所以然也至於文成公李珥延平稱道朱子不諱其從遊道謙之事昔文純公李滉亦稱李珥之不諱前事是亦延平之意（延平嘗曰元晦初從開善寺道謙處下工夫道謙即高僧云）又曰當去而不去者亦不無其人胡元之許衡是也文成公嘗謂衡之仕元雖非失節而是失身也臣嘗以是陳白於 聖朝則 聖祖以為正當之論惟其有煩聽聞故寮諭難便之意今因陞黜之舉逆行斥去則似無痕迹矣又曰依中朝例作啓聖祠一（此段詳陞 聖祠下）又曰周程張邵以至朱子實係孔孟之正統其道

至大其功至隆班之十哲猶爲補屈而尚在兩廡偎與崔
致遠等相并此甚不可之大者是以朱子於竹林之祠只
以周程以下七賢直接孔孟而餘人不與焉其意可見况
朱子功亞孔子者耶宜陞殿內此明其統緒之所在然七
賢之中亦不無可論者邵子之學不純於聖道故朱子嘗
論之其言不編於近思錄其傳不列於淵源錄然大易之
之義實萬世道學之大原而邵子直啓伏羲之心法朱子
作啓蒙一用其說功孰大焉惟温公則朱子許其功而不
許其學又其黜漢帝魏大乖春秋之義而或爲後世僭亂
者之口實故朱子嘗慨然於世無魯連近乎則雖無可指
之疵其道不甚較著此二賢似不得與程朱共陞勉齋黄
氏實爲朱子之嫡傳朱子付托之意可見於往復書札又

其所編通解續書大有關於聖道其功不下刪於尚書集
傳獨不得與九峰蔡氏同祀者豈非斯文欠典耶伏乞并
令議定焉又請文元公金長生（此一段詳下金長生從享） 上命議于
大臣儒臣而處之
大臣收議後 傳曰宋朝五賢陞配殿内一款依宋領府
事疏辭施行而此時臣後似難輕議徐待豈并舉行勉齋
黃氏并與楊羅李三賢一体陞配許衡則雖不無疵累而
遷爾黜享有煩聽聞姑勿舉論至於文元公學問道德之
高予固洞知而第念文廟從享事体至重今不可率爾陞
配大臣收議中姑竢後日云者亦甚得宜今從多士之齊
籲先配五賢宜矣
校理朴泰輔疏畧聖廟從祀人物不無疵累事体亦多

尚簡後世有聖人君子者出而當議禮制度之任則其必
在所釐正然尚非其人妄議僭論其所釐正猶未為千載
定論則反不如因舊貫之為無罪宋濂程敏政倡為黜陟
之論其指亦前賢太刻而舛誤亦多不足為定論則後猶
前也張孚敬安而得見斷然行之肆無忌憚本不足道今
之論者名為從周實有取舍史記所載七十七弟子見于
書傳者三十五人其四十二人則綫傳名字不識其何狀
人矣司馬遷記孔子之言曰受業身通者七十七人而稱
弟子籍出孔氏古文後之尚論者但可守此而已欲執其
中輕加揀擇亦已疎矣如公伯寮之為人只見於論語一
章或其人始惡而終善或偶有此失而其餘自有過人者
皆不可知假使冉求之行只有附益季氏之一章宰予之

言只有斯已久矣之一章則必將并欲黜去其於立論也不亦難乎史記記諸弟子悉取論語次爲篇其記申黨未嘗引論語所載申棖事馬遷因以爲二人矣邢昺遽以彷彿疑似之間斷爲一人未見其必可信也且申棖雖見於論語容或不在七十子之列又難强以申黨當之也荀況之學雖外駁不醇自是戰國一大儒其所樹立倫之漢唐章句之儒不啻過之何休之註風角不過如劉向之誦方術而史稱進退以禮屢進忠言其人自不可輕今難於黜向敢於黜休亦不知何說馬融之失固多而貪濁免官則梁冀之誣也今以此罪黜而戴聖之貪贓則誘以仇家所搆亦可謂不得其平矣論前人之失甚易而不知已之復蹈其失此固天下之通患當今之世未可遽得其人而任

釐正之責則與其草草意見變改歷代之舊章所謂不如因舊貫之爲無罪者不可不深慮也今日臣隣不思輔導

殿下崇謙挹之德守愼重之道以臣所聖質之所偏而卒然贊 殿下以斥黜先儒拆毁重典 殿下乃復一筆抹去而不必持難舉措率易聽聞甚惑玆弊所漸恐不止爲一事之失而已臣竊惧焉願 殿下亟收前命以示重典之不可輕議 朱又論斥吏判李端夏甲寅撰進先王行狀承命恇㤼添補孔訒首末事及請夏憲長時請建羊欒廳以國舅閔維重白管堂上事 傳曰朴泰輔疏中第一件事卽不宜黜享事此出於意見之各自不同不必提起而其身爲論思輕朝廷蔑公議之罪不可不正姑先罷職

傳曰左右門并用南向之制 傳曰頃因大臣收議廟制纔已變通矣卽今黜享與去位者多至十人雖無添携之

擧定以奉安分爲添造

壬戌五月禮判南龍翼啓今此聖廟當黜十八人中東廡三人西廡七人而宋朝四賢以年代次第入於西廡則自當補其虛缺之位以次計之則東西各有三位之餘剩我朝兩賢臣對入兩廡之末似合便宜從祀吉日五月二十五日陞黜事由幷於此日祝告大聖殿下十位牌則埋安於殿後淨潔處似當且我朝五賢陞配之時有前期遣禮官賜祭及敎書於本家之規依前例擧行何如 上曰依爲之又所啓今見東西廡位版次第則宋朝諸賢中或有次序差誤處全壽恒曰蔡沈在於眞德秀下胡安國在於張栻下不可不釐正 上曰依允

六賢題位版五月十八日將樂伯楊時文質公羅從彦文

靖公李侗文肅公黃榦文成公李珥文簡公成渾從祀翌

日

親臨須教

兩賢從祀之請自 仁祖朝乙亥始而 先朝戊申年

間舘學伩生復有宋朝三朝并配之議今始禮成

李珥成渾黜享復享

肅宗己巳三月原州儒生安璥等上疏請黜李珥成渾文廟之享 又以辛乱宗統動搖国本請行宋時烈按律

三月進士李玄岭等疏略曰從享之請自乙亥至辛酉首尾五十年間累發累寢未乃力抗公議威制一時肆然稱之以士論歸一必躋之俎豆之列而後已其爲聖廟之辱斯文之厄可勝言哉答曰噫我朝儒賢之從祀文廟者前後何限而輿情洽然終無異議獨於此兩臣多士之竭誠齊籲必冀其黜享而不知止者豈有他哉蓋所以遵 列聖之明教痛彼輩之周遮疵累欺蔽濫躋之意也一自兩臣陞配之後時烈之掇拾餘論戕人病國固非一二而若言其末流之害則朝廷之潰裂人心之陷溺至于力排尹

擬事無復餘地幾不免彝倫斁絕國不爲國永言思之寧不痛心共公之論不可終拂特允所請一以正是非一以抑邪說焉

三月十八日告由埋位版

政院啓曰卽者進士沈齊賢等以故贊成李珥參贊成渾黜享事投進一疏而語意絕悖臣等不勝駭然之至而臣首末齊賢等誠有所稱引而皆是厚誣之言也臣等請畧辨之珥之父嘗惑於妾待珥不善珥乃逃入於叢林釋狒義菴而緇徒尊之今乃謂見其逃理而染禪者謬也又謂不被緇不削髮者亦誣也使珥初雖失脚後乃復路無指議之疵有洗濯之功則齊賢所謂幼年迷方不足追咎者亦不爲過而今珥則不然丁年非幼弱之歲所遭乃人倫

之變况其改圖之後其處心行事麁而不精偏而未正其規聖人反己之功萬萬不相侔誠不足以贖其前愆天姿穎脫處則誠有之而唯其方寸上得力者少故隨事生疵應物亦昧朝廷則初欲調劑後樹黨與論理氣則專務剏奇動背師說李浚慶賢相也功存社稷而露章攻擊以逞其憾鄭澈奸臣也心懷陰賊而私相朋比揚詡太過其平生心迹昭在耳目如此至於渾則不及於珥又遠甚學問純雜有不足言而 乘輿播越居道傍咫尺之地乃敢然自便終不扈 駕命朝命召又以無馬辭而及天兵渡江始乃緩赴 行在人臣事君之義掃地盡矣進退無據行止不倫而今乃謂裁之以義理者一何悖乎己丑之獄與澈表裡身雖在外渾實主張崔永慶之初釋也渾遣其子

文濬以未遺之言曰見惡於何人而至此永慶答曰只坐
見惡汝翁耳文濬憮然而退人謂永慶再鞫之禍實由此
是以 宣祖翻然覺悟下教曰允渾毒澈殺我良臣八字
玉音足破奸膽而獨惜處分寬緩使渾輩不伏反坐之律
允徒之傳授鍛鍊至今無所懲艾者此耳渾之殺永慶
宣廟所洞燭而今乃謂渾嘗救解天日在上豈可欺乎上
年時烈作爲長書臚列渾之實跡而我賢主和之言不啻
狼藉流播搢紳夫時烈以陰允之賊平生所慕仰者珥渾
而今與尹拯相軋之後以拯爲外裔指摘若此其言固不
足爲證而亦豈全然孟浪之語而時烈發之哉以如是之
人乃敢躋享於夫子廟庭此實斯文之一大變也公議齊
憤 聖鑑洞察亟擧屛黜之典大快輿人之望而齊賢等

乃敢公肆邪說以多士之公議爲巧密政院之啓達爲慫
恿 聖上之處分爲手弁爲顚錯誣辱朝紳固不足言陵
侮 聖躬柰分義何甘心死黨蔑視 君父自是此輩之
本色誠極痛惋 承旨李朋命製

閏三月左相睦来善所啓兩臣黜享命下已至數月尚無
擧行之事守令中不欲擧行多般辭避必罷而歸者亦多
各道監司從重推考嚴加查問事依允

一 甲戌正月十八日備忘記凡天下之事間有訛誤於前
而釐正於後者覺今日之是而悟昨日之非者旣審其誤
又知其非而曰我已行之何妨曰循其流之害日趨於妄
靡無一事可做寧有是理噫文廟從享是何等重事也當
躋而不躋不過爲一時之欠典不當躋而强躋其汚聖廟

而辱斯文為如何也李珥成渾本非德倫之人又多難掩
之累而予莫之察未免濫躋則其可曰我已行之而盡思
其正訛誤明是非之道乎此所以更化之初狀從公論者
也蓋於伊時或有陳章為珥渾而左袒者或有違拒朝命
不卽黜享者當此人心陷溺義理晦塞之日竊承鄭躅之
漸邪說肆行之患不可不預為之嚴防今後敢以珥渾事不恤
公議挺身立幟者當以侮聖廟之罪論之
甲戌五月楊廣伎生進士朴珣等疏畧兩賢臣之黜廟
尚閔復享之命已巳之變言之可為痛矣豈意享之自
聖朝黜之反自 聖朝以號一時嘵嘵之舌乎從兩賢臣
道德非高於前而卑於後蓋以斯文之興喪有時 聖上
之執德不一故宵人之說得以間焉伊時安璣李玄岭晃

蜮之輩齮齕之說本非新出之疵瑕祖述羣奸之搆誣則邪正之間是非自别而夫何 聖上崇儒之誠不承權輿一爲誣說者所變遷哉答曰曩時權奸輒事欺蔽之狀業已覺悟則矧茲闡斯文興喪係時運汚隆者乎當令該曹稟處

禮判尹趾善啓曰陞配事重只因鄉儒一疏草草擧行殊欠愼重詢于諸大臣處分何如領相南九萬曰兩賢臣從祀誰敢有異議而前者既陞而黜今者既黜復陞而儒生陳疏該曹擧行似無重其事之意即今大臣只有臣一人姑待在外大臣入來博議而處之趾善曰若自 上俯詢大臣而特賜處分則益有光於 聖德矣 上曰廣詢大臣固是愼重之道而第兩賢道德初非不知而爲醜正之徒所

欺蔽至於黜享予嘗悔恨矣若夫慮其顛倒而不即舉行
則終歸之典兩賢臣復享事不必待該曹回啓特為舉行
禮曹啓兩賢臣復享文廟吉日閏五月二十八日陞配之
由先告于大成殿後兩臣位版奉安依壬戌陞配時舊例
先期賜祭于其家仍宣教文諸道鄉校使巡察使造位版
以須是日百官陳賀頒教中外事
政院啓曰進士韓宗奭等上疏啟以兩賢復享之舉請為
汚聖廟而辱斯文譸張邪說靡所顧忌日作筵中既以兩
賢道德初非不知而為醜正之徒所欺至於黜享予嘗悔
恨為教如此陰邪醜正之徒何以為之　傳曰其疏勿為
捧入而當此深悔既往復享先正之日其闖發欺蔽醜正
之罪未有明白處分故宗奭等略不顧忌鼓簧邪說乃至

於此不可不深惡痛懲當初疏頭李玄逸遠竄配
忠清道幼學林鳳珍等疏辨韓宗奭之誣荅曰爾等爲儒
賢辨明而拔本塞源語甚明狀予用嘉尙李玄逸之掇拾
邪論乘時醜正之罪誠不可不深惡痛懲當令該曹一體
稟處